

朱东润／著

凄风苦雨中的追思
[李 方 舟 传]

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在家
破人亡的情况下，独居斗室，
于悲愤中为纪念含冤去世的夫
人而写下的追思之作。

上海遠東出版社

凄风苦雨中的追思

「李方舟传」

 上海遠東出版社

李方舟传



大成文献

著 者/ 朱东润

总体策划/ 陈思和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晓敏

装帧设计/ 范峤青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吴明泉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5月第2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5

插 页/ 3

印 数/ 1-5100

ISBN 7-80661-932-1

C·25 定价：14.00元



朱东润与邹莲舫结婚四十周年纪念
(摄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

前 言

章培恒

记得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曾经说过，他的记忆像是被刀刮过的鱼鳞，零落不全，而且还混着血丝。年轻时读这些话，不能真正理解；现在记忆力日益减弱，一二十年前的事即恍若隔世，极力回想，也只能追到一鳞半爪，这才懂得了鲁迅的那个譬喻。不过，就我来说，血丝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光明、幸福的新社会。正如有一位同志所现身说法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有时遭到些委屈，那也只是子女错受了母亲的责打，算不得什么的。

正由于记忆功能的退化，我已经记不得这是哪一天的事了，但总之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以后，朱东润先生与我都以牛鬼蛇神的身份一起在“牛棚”里劳动改造，而且每天早晨，都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请了罪才能去劳动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朱先生忽然对我说：“我家里有点事，今天不能去劳动了。”他的声调跟平时——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嘴唇不住剧烈地颤动；那种可怕的样子，今天似乎

还在目前。接着，他就去向监督我们的工宣队员黄师傅请假，匆匆地回去了。

我知道朱先生家里一定有了严重的事，但猜不出那是什么；直到当天劳动结束，黄师傅照例向我们训话，才晓得朱师母自杀了。——黄师傅向我们宣布这一消息时，还告诫我们不要步朱师母的后尘，自绝于党和人民。我理解黄师傅的善意。在他来管理我们之前，两位立场很坚定的青年师傅为了改造我们的灵魂，已经使我们的肉体到了即将消解的地步；他来了以后，给我们不少照顾，我们才得以坚持下来。所以，他的告诫中包含着明显的同情，这很使我感动。然而，即使是对我们怀有同情的人，却也不得不把朱师母的悲惨的死亡称为“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我们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

所以，我实在很难想象朱先生是以怎样的心情和坚毅来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会崩溃，但他顶过来了，而且为朱师母写了这一部传记。

“文革”以前，我对朱师母几乎毫无所知。从一九五二年秋天起，我开始听朱先生的课，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请教些问题；但那时朱师母住在泰兴。过了几年，朱先生的家属迁来上海，而且就住在他所任教的复旦大学——也是我的工作单位——的宿舍里，但我已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牵连被开除了党籍。尽管朱先生并未对我有任何歧视，反而给我很多重大的帮助，我却已基本不去他家走动了。万不得已去一次，也是正事一谈完就走，绝不逗留。这倒不是自惭形秽，而是生恐自己下次再出点什么事，给朱先生带来麻烦。也正因此，我虽看到过朱师母几次，却除了招呼以外，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只是从朱先生以前著作的

序、跋里，知道朱师母是一位贤惠的妇女，而且与朱先生感情非常好。

“文革”一开始，朱先生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吃了不少苦。到第二年，校园里忽然贴出了朱师母写的一张大字报，为朱先生声辩，要求“解放”朱先生。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被揪出来的人的家属，觉悟高的，不但公开宣布划清界限，甚至还写很有分量的揭发材料；觉悟低的，也会承认对自己亲人的审查、揪斗是对他（她）的挽救，很有必要。朱师母的这种做法，既使人诧异于她的天真，又令人敬佩她的勇烈。其实，二者本就彼此相连。正如李卓吾所说，倘若“童心”全失，就成了假人，哪还做得出什么感人的事呢？

不过，要保持“童心”，哪怕是多少保持一些，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卓吾自己就自杀在牢狱中。朱师母的终于在家里自杀，恐怕跟那张大字报也不无关系。

文天祥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朱师母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可能有这样的光荣。而且，即使青史留名了又如何呢？也不过是供后人作为评说的材料而已。在某一时期被作为正气凛然的典型来表彰的，到另一时期却被斥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不过，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一个生命的不自然毁灭，总能使人憬悟一些什么，多数读者在读完了本书以后是会有所得的吧。

目 录

前 言	章培恒
-----------	-----

序	1
方舟的家史	3
方舟上学	12
结婚以后	24
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	44
敦容的归来	62
敦容去得更远了	69
四川的归人	75
大爱和小爱	90
在大跃进的年代及其后	94
〔附〕《李方舟传》人名地名对照	104
后 记	108

永久的纪念	朱邦薇
-------------	-----

〔附〕朱东润主要著作目录	146
--------------------	-----

序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一位寻常妇女是不是可以立传呢？按照中国的史家，是不能立传的，清代的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资格。至于一般人民，如种树郭橐驼之类，只能由文人当作一种文字的游戏。但是在西方文学史中，是完全不同的，鼎鼎大名的约翰逊博士只是一位乖僻的文人，至于附带出现的如约翰逊夫人、威廉夫人等，更加是寻常人物，对此中国的旧式文人是不会提到的。

这本薄薄的小传，就这样写出了。传中的人名、地名、机关名，由于是在特殊的年代写作的，因此都经过一些转化，关心的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古漪园中的秋游是实写。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领略温馨的秋阳，灿烂的秋色。勤劳壮健的劳动人民，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

蒸日上的新时代。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路平坦地走下去，历史已经作出结论。

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一九八〇年三月东润自序

方舟的家史

淮南是一个大省，从大别山脉向东，一派丘陵地区，这里有黄山、霍山，重冈叠嶂，万水东注，造成巢湖、瓦埠湖，再东是洪泽湖、高宝湖，果然是天连水，水连天，无边无际。高宝湖的东边是运河，运河的北首是淮水，南首是大江，真个滔滔茫茫，一泻万里。运河以东是水网地区，中间一只脚盆，是兴化县的周围。无边的大水，有时造成特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流离痛苦，是数不尽的；但是大熟的年岁，秋天到了，一年的辛苦，结成丰硕的果实，黄熟的稻穗，更是一望无际。在封建时代，完了秋税以后，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因为地形的东西不同，因此自古把西边的丘陵地区称为淮南西路，东边的水网地区称为淮南东路。东西虽然不同，人情风俗，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尤其在南宋时代，淮水曾经是女真族和汉族的边界。那时女真族以入侵的姿态进入历史的纪录，汉民族在南宋王朝领导之下，正在这里作顽强的挣扎。南宋王朝是历史上一个软弱的王朝，但是人民是顽强的。女真的侵略军结队南下的当中，南宋的统治者早已屁滚尿流，逃过长江，甚至逃过钱塘江，准备渡海；这里的人民却结成山寨水寨，用自己的热

血，保障自己的家乡。牺牲当然是巨大的，淮南省的户口，曾经猛降到四万余户，但是血泪的挥洒更锻炼了人民的坚强意志。在中国北部的女真族衰退以后，新来的异族更凶暴更犷野地南来的当中，淮南人民的斗争不是低落而是更坚强了。尽管入侵者的铁蹄曾经一度像风扫残叶一样，从东亚到西欧，在一刹那之间，蹂躏了一大批的国家和民族，但是淮南的人民却坚持了三十多年，直到南宋的统治者已经向敌人屈膝，要求这里的人民不再作无所谓牺牲的时候，他们明知大势已去，还是拒绝放下武器。这些都是历史的故事了，但是历史的故事却证实了淮南东西两路人民的坚强。

人民的意志，不是无情的历史磨灭得了的，时代变了，封建统治者不知换过几个朝代，可是人民的意志却很少受到时代的磨折。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统治者斗，与地主恶霸斗。他们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辛苦的生活只是更加地锻炼他们，使他们更勇敢，更机智。

如今却说淮南东路济川县的一户人家。济川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在邗江的东南，已经到了长江的边缘。浩荡的长江，从西直下，到济川县的柴墟镇，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经过几十里的光景，到骥渚县，再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滔滔的万顷大海，已经在望了。济川县被拥抱在这两个九十度的直角之中。县东南五十里有一个集镇，名叫李家集，原来是一座大镇，衰落下来，也还有几十户人家。因为镇南便是骥渚县，那里的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都以织布为业，机声札札，辛苦了若干日以后，把土布收到李家集，再由集上的行家，转售给下河一带的布商。这些行家实际上是居间人，因为布商和机户之间没有中间的联系，在那个时

代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担负了收购的任务，也还是需要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家集有一户李月记布行，老板李月波，用现在的话说，在场面上，各方面都兜得转，因此把这座月记布行，做到近悦远来。李月波有一个缺点，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随随便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只算是小小的风流罪过。当他到驢渚收布的时候，和一位大户人家的寡妇钩上。他已经成了家，这位寡妇是不肯轻易过门的，生了一个男孩，由月波抱回来，居然长大了，后来叫做诚斋。月波在家里又和丫头钩搭上手，生了一个男孩。这以后他的妻子才生了第三个，最后索性把丫头收了房再生了一个男孩。诚、明、亮、达四弟兄慢慢长大了，亮斋因为是正室的孩子，人又聪明能干，兄弟们总得让他些，诚斋和明、达两位只算是三个配角。

月波去世的时候，亮斋和三位兄弟一商量，由明、达两位，带着庶母到乡下去种田，当然没有话说。诚斋虽然居长，事实上还是由亮斋指挥的。可是他有一种本领，不拘什么布，只要他眼睛一过，就能报出是用多少经线纬线织成的，连带布的重量质量，在这一眼之中，都能如实地报出来，因此在布庄收布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得力的人员。这些事亮斋都记在心里，因此他和诚斋一商量，由他们两位把父亲的铺子顶下来，牌号仍然是李月记，老板却是老大和老三。

到九十年代，诚斋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家累也重，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亮斋的鬼点子又来了，他想自己孩子少，犯不着替诚斋养活这一堆儿女。一个冬天他对诚斋说：“大哥，店里的事你是最清楚的，看来是进的少，出的多，如今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你划算一下，能不能再凑出些本钱来，

我们还是把上人的事业维持下去？”诚斋和老三说话，一向是矮了半截的，虽然是哥哥，究竟不是胞兄弟。且说，自己凭什么再凑本钱呢？本来他不如亮斋能说会道，现在更是一言不发了。到了年终，亮斋拿出本钱来，牌号没有换记，老板只剩了亮斋一位。乡间的规矩，新年初五，要敬财神爷，平时总是首先由老大朝上恭恭敬敬地磕头，接下是亮斋，以后才是伙计们。这一天不同了，明晃晃的蜡烛点上以后，当中烧了一炉好香，亮斋也不客气一句，趴下去就磕起头来，磕过以后，他才让伙计们磕头，当然是由诚斋领班了。

诚斋是老实人，不过对于亮斋这一套办法和自己地位的变更，他是明白的，真想想不到自己竟变成一个替老三干活的人了。他虽然不在店里管账，对于店内的盈亏，也还知个大概，怎能亏到这步田地呢！他憋了一肚子气，话也没有说，只是一天一天地捱下去。

祸不单行，正在诚斋降成伙计的当中，他的女人咽了气。痛苦是没有底的。孩子一共是四个，大的才不过十二三岁，虽然是女的，多少还能烧点煮点，可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还有，诚斋的任务是到骥渚收货，天不亮就得起来，到中午是不是能回家，自己也没有个数，这四个孩子怎么办呢？事情真真把一位老实人磨折到不成样子。

不过，困难总有个尽头，常到诚斋那儿去的一位季奶奶出来替他说媒。诚斋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还忙不过来，凭什么再去续弦呢？可是禁不住季奶奶的劝说，而且事实上自己也招呼不了这些儿女，只得点点头，由季奶奶去穿针引线了。

这位季奶奶的先生原先也在一家铺子里做伙计，因为一向

无儿无女，自己又懒散，乐得跟季奶奶一同跑，东一位姑妈，西一位舅舅，不知他家哪里来的这些亲戚，好在季先生到处随和，奶奶又能说长道短，总不会没有他们夫妇插足的所在。眼前季奶奶正在想到一位远房侄女，柴墟镇的季家二姑娘。

柴墟镇是长江边的一个大码头，名义上属济川县，实际上这里距济川县、海陵县、邗江县都有四五十里，差不多是个三不管的所在。下河一带周围几百里的地面，都把柴墟镇作为一个出江的口门，所以显得特别重要和复杂。镇上的季家是一个大族，人丁极旺，在那个时代，特别显得气派。季家有一位季大爷，是个著名的鱼贩子，别号“海里蹦”。由于柴墟镇是出江的口门，到淮南东路推销海货的宁波船都集中到这里。每年四月间，拢到港外的黄鱼船还不多，那时的规矩是不问什么人，只要第一个从小船蹦上海船的鱼贩子，这一批来船的黄鱼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季大爷年青的时候，仗着一身的好武艺，技高人胆大，总是第一个蹦上宁波船，这一批货色就算是他的。年份久了，很少有人争夺，差不多他就操着第一批黄鱼的专卖权。由于时令还早，什么人都爱吃一个新鲜，利息当然就优厚了。季大爷挣了一份不小的家产，在柴墟镇出了名，谁都得尊他一声老太爷。

季大爷在营运上一帆风顺，可是只生了两位姑娘，不久就去世了。在大姑娘出嫁到海陵县栾姓以后，老婆婆不久也去世了，遗下一位二姑娘和一份可观的遗产。在封建社会里，姑娘们是不能承继家产的，便有一批堂房兄弟出来争夺遗产，这个说，“我最亲，家产应当由我继承！”那个说，“论远近我们也差不了许多，可是老太爷在世的时候，对我最好，我也尽心尽力地伺候过他老人家。”也有些死者的侄儿，道理虽然提不出来，也要出来争执，凭

着嗓门高，拳头大，总不能看着这份家业落到别人手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知道大姑娘向来是个没嘴的葫芦，提不出主张来；可是二姑娘呢，虽然没有婆家，年龄已经二十四五，差不多是一位老姑娘了，懂的事也多，在争夺遗产的当中，只要她说一句，死者对哪个侄儿亲一些，或是哪个侄儿伺候得周到一些，那么在遗产的分配中，这个人的机会就多一些。因此二姊姊长，二姊姊短，大家都来向她讨好。争遗产的官司不知打了多久，最后由济川县的知县老爷公断，当然由出钱结交知县老爷的人掌握了一大半，其余大家都沾些光，总算不是空闹一场。到这时候，胜利者固然认为分所应得，失败者都把怨气搁在二姑娘的身上，见了面还是亲热地喊一声二姊姊，背地里却称她为“二垮子”。

季奶奶是一位远房嫂嫂，在和李诚斋谈话的当中，正想到这位姑娘。她从李家集回城，把家务料理了一下，叫着一部小车，叭叭咕咕地走了四十里，从济川县城赶到柴墟镇。车子一直推到二姑娘家里。二姑娘本来最热情，手头也还宽裕，见到这位多时不见的嫂嫂，连忙把她接下来。

“好久没见到了，这一会该在柴墟好好耽搁些时吧？”二姑娘说。

“是呀，”季奶奶说：“还是那回在城里打官司的时候看到的，现在差不多又是年把了，日子过得真快。”

这一晚，季奶奶和二姑娘躺在一个铺上，谈了不少的体己话儿。她谈到李家集的光景，慢慢地就说到李诚斋身上来。

“嫂嫂，这件事我们不说吧，散漫惯了，还是一个人生活自在些。”二姑娘说。

“妹妹，不是这样讲的，”季奶奶说：“落叶还得归根，人总得

有个归宿。是的，这是续弦，可是妹妹，你也得想一下，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有几个不是给人家续弦的？续弦固然是续弦，可是上无公婆，又没有小姑姑挑眼搬是非的，到了人家，就由你当家，有什么可说的？李家集的李月记这升布行，妹妹你不是没有听到过。诚斋的为人，厚道老实，做嫂嫂的还会在妹妹面前撒谎吗？就说他有一个女孩子，也已经十二三岁了，又忠厚，又能干。凭诚斋这个布行的大老板，也不至于辱没我们姓季的门户。”

话说到这里，打过三更，时间已经不早，二姑娘也疲倦，慢慢地睡实了。

做媒的都是有传授的，总免不得带个三句五句的谎话，要是完全不扯一些谎，难道就不做亲，大家都去做和尚当姑子吗？像季奶奶这样的说媒，要算再诚实不过了。诚斋确实是当过老板的，就是现在他的地位已经变化以后，一般人口顺，还是这样称呼他。至于孩子，他可就多了，除了大妞以外，还有八九岁的二妞，四五岁的三妞。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儿子，年龄才得十岁，学名一个楫字，可是书生气十足，平时非常用功，常常获得老师的夸奖。这一切，在二姑娘从柴墟嫁到李家集以后，都看清楚了。

她现在已经不是二姑娘而是李奶奶了。李奶奶下了花轿，便遇上了一系列的问题。她看到诚斋已经无力支持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单凭她的嫁奁，她还担负得起，真算是下得花轿，进得厨房，里里外外，她的肩膀宽得很呢！问题出在亮斋的三奶奶身上。大奶奶依着孩子，称她一声三妈，当然三妈也得回敬一声大妈。可是尽管这样的称呼，三妈已经四十出外的人了，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妈，和她平吃平坐，已经从内心里感到不痛快，何况现在诚斋还是靠老三吃饭呢！这一切引起她的